

卜一 孙建军 主编

中國詩萃

楊叔題



一九九七

北京燕山出版社



鄭子舟

PDG

中國詩華

楊叔題



世纪之光文丛

1997中国诗萃

卜一 孙建军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之光文丛 /卜一 孙建军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5

ISBN 7—5402—0823—6

I·世…

II·卜… ……

III·诗歌…

IV·1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1652 号

责任编辑:文雄 脉峰

1997中国诗萃

出 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府学 36 号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7.5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刷:运河晚报社印刷厂
印 数:1—20050 册

ISBN7—5402—0823—6 /I·480

丛书总定价:178.00元
(本册定价:40.00元)

1997《中国诗萃》榜目

理论方阵

周 涛 孙建军 杨远宏 陈 超 南 野 赵 卡
陈旭光 五 昌 邹建军 丁正元 卜 一 淑 朋

英雄出山

柯 蓝 刘松林 王家新 洪 烛 舒 婷 李自国
邹静之 翟永明 乔延凤 韩 东 岩 鹰 于 坚
臧 棣 完玛央金 陈韶华 沈天鸿 (台湾)台 客
(香 港)蓝海文 (台 湾)文晓村 (菲律宾)和 权
(新加坡)林 锦 (加拿大)许之远 (香 港)傅天虹
(日 本)田 原 (英 国)赵毅衡 章德益 林 染
杨 然 李 瑛 黄 光 柳 明 夸 克 阿 鹏
阮 郁 曹 琨 蒋明河 北 言 王永淳 齐艳梅
毛定波 李林昌 田世荣 龙 驹 从 悟 张振立
周运华 萧 瑶 余国昇 张红兵 孙子老 罗大林
王龙辉

高 地

林夕玉 李 剑 肖 阳 孙 迅 鸿 杰 廖振样

蔡星瓚	唐红霞	郑言青	刘光辉	张成杰	彭志华
刘海春	谢清泉	常晓东	崔凯	马黎明	何立新
李喜平	吴达君	何也	魏源建	孙桂林	周义波
李博	钱建道	周孚义	江郎	钟旭华	韦西岭
魏春晖	曹茂富	张必俊	王冠胜	李锦程	田生喜
朱敏	吕清海	刘建全	伊农	陈艾	王辉
杨明	陈宏	陈忠村	谢世彪	彭进	河冰
冯灵芝	伍泽江	郭儒强	谭一	李毓东	刘慧来
杜桥	赵志龙	文成	金常德	王天抒	白俊华
北雪	田维祥	秦人	刘梦晓	程学书	潘锋
刘儒林	李翔发	洪雁	刘志芹	张德耀	姚葵醴
汤上飞	李雷	邵玉彬	程晓东	陈亦平	唐建成

岁月琴弦

罗实攀	俞兴	曾庆娇	张陆强	骆伟敏	马志军
刘伟	卢平	郭守先	王明贵	汤建明	无奇
周邦贵	毕林飞	高风	李岳华	龙晓康	王璞
尚宗约	肖立	马先军	龙安	道儒	黄长江
书心	严舶	阙新建	刘保荣	陶时雍	李慧君
谢成仁	杨书春	浪云	何雪彪	剑鸣	邓华斌
胡琴	聂勇	唐绪东	王博	杜晓	岳兴建
宁川	王天成	向飞	唐思孝	罗鹏	吴赵福
李先	骆向东	江雪	高勋	薛景昌	腾远
子规	李鹤	吴宽社	渠志国	陈芳	刘文铭
童伟	段显余	黄郡	李明扬	野马	汤兆祥
李天顺	阙星明	侯卫国	唐立升	蔡保潮	聂鑫鎰
岳小东	刘常亮	黄涛	黄磊	陈玉奇	

元 川	辛 辽	夏泽如	包 鹏	苻 忱	高文新
叶玉华	田成浩	一 伶	王 勇	蔡泽濂	艾红光
杨承建	李红发	黄亚芳	张 华	贺丰波	滕之宾
覃 艳	黄剑云	王永康	廖昌繁	王金龍	段国峰

铜 号

黄少凡	马同成	杜剑文	许承聪	何金鹏	鲁 汉
张庆岭	李乃芸	张景梅	剑 流	梁永相	张守刚
陈文华	高立宪	雨 花	冯良华	王晓波	寒 星
张佳虹	曹鉴彪	野 松	陶耀娟	叶 鸣	段建华
张红花	锦 秋	姬 琰	贾朝阳	刘志刚	刘 宁
姚克宁	胡 吉	新 叶	赵常强	孙修伦	叶 生
李建忠	冯 英	葛 三	周圣权	斯 琴	高 峻
范存君	安青山	余从年	倪 寒	刘 敏	杨东升
任永红	徐宪刚	张 军	梦 雪	狄 雪	王慧君
戴 戈	杨美亮	刘肖媚	王庆荣	帅长江	方 方
李延友	黎 锋	陈 淦	郭普辉	李雪锋	李杰慧
李安康	张 峰	刘 鹏	段振明	唐粒富	徐 勇
张元和	林晓阳	张寒原	廖 瑞	李 晓春	刘太阶
陈阳明					

散文诗葩

耿林莽	李 耕	杨 野	雅 兰	钟彩霞	薄雪野
刘奇贵	崔 峰	支梦蝶	郭福崇	吴联会	王 力
牛 清	张绍鹏	吴庆宏	贾海金	夏文忠	卜 一

理论方阵

新诗十三问

——《绿风》诗刊百期献芹

●周 涛

1、新诗兴于本世纪初，现在到了本世纪末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公认为合乎历史潮流的“诗界革命”，是否应该到了重新研究总结成败得失的时候了呢？

2、新诗是怎样诞生的？这个婴儿究竟有没有连结于民族文化之母的脐带？随着它渐渐长成少年，人们是不是发现它越来越像异国人了？

3、毛泽东是和新文化运动一起成长的革命家，而他却只写旧体诗词不写新诗，甚至有传言说他曾道：“新诗给一百块大洋也不看”。是毛泽东看不懂新诗的奥妙吗？

4、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多次高度赞扬鲁迅和鲁迅的旧体诗，却从没有称赞过任何一位新诗人的作品（包括郭沫若），这是为什么？

5、“古典诗词与民歌相结合”的新诗发展方向，有多少诗人是真正理解了？又有几首诗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探索呢？

6、新诗发展的大方向是不是错了？如果不错，为什么这条路越走越窄？如果错了，那么会不会是一个延续了近百年的大误会？

7、是诗这种古老艺术形式的末日呢还是一群误入歧途的诗人的末日？

8、没有什么比文学更鲜明地带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胎记，因而更没有什么比诗继承得更纯粹。当我们读了几首半懂不懂的译

诗,数念着一些数典忘祖的外国诗人的名字时,是不是内心也隐隐升起一些羞愧呢?

9、现在社会流传的那些民谣是不是诗?为什么它们能不胫而走,诗人是否应该从中学习一些什么?

10、中国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家诗刊——它首先赢得整个文艺界和知识界的重视和尊重,并因此扩散到它影响更多的读者?

11、现在发表一点诗是不是太容易了?敢于自称诗人或著名诗人的是不是太多了?是诗太好写了吗?

12、如果说诗歌界或诗歌评论家不懂诗,是不是能算刻薄之词?

13、诗人昌耀以其四十年的杰出成就活在当世,“两鬓苍苍十指黑”、“心忧炭贱愿天寒”,请问识人者谁?那些有影响力的文坛大人物都在干什么?

我怀疑那些大文学家究竟是不是真正爱文学?

用《新诗十三问》 “假打”或“打假”

●孙建军

如果说商品经济大潮挟裹而出的假冒伪劣席卷了生活，时下最时髦的语言便是“打假”，四川还有句流行的俚语，叫“假打”，含有虚晃一枪的意思。《星星》在四川，从《星星》引出“十三问”讨论的编者按中就提到有些读者认为周涛问得“别有用心”，言下之意“十三问”是个“假打”。杨远宏在《“问题”的陷阱》一文中，是明显带有这种倾向的指责的——“举着一捆大问号的周涛，到底在向谁发问，向谁寻求答案？”

正如毛志成指出的一样，周涛笼而统之地对八十年新诗发问，并号称“百年”，实在是于马虎中显现出不负责任的样子——对新诗悲观到了极点，却又显得仿佛从来就是局外人似的那般轻松。

如果说新诗现状不妙的症候第一就是读者面在萎缩的话，这才仅仅是出现在九十年代开始后的事，其实理由再简单不过，商品经济时空最易激活的是人的物质感官需求而最易磨蚀的是人的生存意义的精神求索。我从来都不认为新诗有一个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的读者群，读者百分之百都是作者，这是我从多年写诗和编诗中发现的。如果有只读诗而不写诗的“群”的现象的话，汪国真的青春型通用友情或爱情赠言正好是这样的例外。所以周涛先生更应该提这样一个问题：诗人们到哪里去了？或者说，诗人们怎么了？

这里说的诗人不单指哪一代、哪一族，如今还活着的、曾经或

还在写新体诗的人都算。恐怕各家诗歌刊物的编者都清楚,时下他们的发行量大概都是八十年代高峰期的三分之一上下,这恰好证明新诗红火时她的队伍中掺了假,社会生活背景稍有改变,这些“假”们连假打也没打就纷纷逃遁了。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呢。除毛志成说的其中尚有跃跃欲试将皈依“商品教”的以外,还有如姚振函说的试图捡一块最轻松的敲门砖去皈依“名利教”的,是不是还有自认为功成名就当皈依“享乐教”或“权力教”的呢?况且在这些“教”中,他们又成不了佼佼者,只是不安分地过着拾人牙慧的日子。难怪那些京味侃大山的电视情景剧,每部都把“诗人”拿出来嘲讽。

我相当同意这样的说法,“诗只承认诗人的人格魅力”。新诗现状的根本在于诗人。时下诗坛缺少的就是“五四”时期那种有一批高品味文化人格的诗人来引领诗歌队伍,他们和他们作品的崇高文学人格的演示,才会造成众星捧月的局面。艾青那一代人纷纷老去,后续的几代人中没有与之比肩的文化素养。加之物欲趋动着急功近利,悦权媚俗之风也吹入诗坛,致使诗界也假货充斥,诗人们精神世界也混乱得可以。我敢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诗人良知中多多少少掺了假是一个普遍现象。屈原不仅是诗人,也是代表那一时代新思想的思想家,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政治家,还是创造了崭新文本的文学家,是才子亦是英雄。当今中国许多写诗的人根本没有想过去追求这种文化品格,诗境怎能景气。

至于新体诗的自由体形式,我认为正是当年封闭的中国文化渴望走向世界的产物,是正确的。如果仅从形式上发问的话,连中国字本身是简与繁,文章是横排与竖排也可以弄出个“百年大误会”来争论!当代人写旧体诗或古代人的格律精品,译给外国人看时,在形式上不是绝大多数都成了自由体吗?

周涛先生的最后一问提得很好,而我怀疑的还不仅仅是“那些大文学家”,也包括现存的新诗队伍中真正热爱文学,并以其崇高

文学人格追寻终身的人究竟有多少？不然为什么他提到的诸如昌耀等本来就难得的杰出诗人和诗作总是淹没在诗坛的下层，面上反倒漂浮着不少的平庸和浅薄！对于诗坛来说，这是一种自身能量的浪费。“世界从来是这样/对于陌生的天才/总是闭眼睛”（孙静轩《詹姆斯·乔伊斯》）。

我希望借“十三问”的讨论，所有诗人都自己来一次“打假”，诗人们护卫自己的灵魂，就是护卫新诗。我相信新诗不会消亡，因为这个世界不能只有程序而没有感情；也不能只有逻辑而没有想象，因为美是真理的光辉——“风萧萧兮易水寒。背后就是易水。/我们虔诚。我们追求。我们素餐。/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累累若丧家之狗。/悲壮啊，竟没有一个落荒者。/悲壮啊，实不能有一个落荒者。”（昌耀《唐·吉河德军团还在前进》）。

“问题”的陷阱

——有关周涛的《新诗十三问》

●杨远宏

本世纪六十年代，约翰·巴思曾经断定：“‘各种可能都已穷尽的文学’……叫做‘枯竭的文学’”；除博尔赫斯幸免于难并备受赞扬而外，他几乎宣判了小说生存可能性的死刑。然而，此后的小说在约翰·巴思惊世骇俗的声浪中仍波澜不惊地推陈出新、耀眼辉煌，而巴思本人也继续在写小说。所以，有时我不禁要怀疑巴思问题提出的动机或者干脆说叫“用心”。

就新诗发问的诗人周涛倒是多年不写诗了。而且，周涛发难式的发问比当年温和改良主义“诗界革命”的梁启超们、甚至比巴思的“革命”更彻底、更革命。在虚张声势而又闪烁其词的发问中，周涛可真是要从根本上彻底“革”了新诗的“命”。但是，周涛关于诗歌的问题却大体上不是关于诗本体的，而只是关涉新诗的社会/境遇存在状态的。这当然与作为文本存在的诗歌无关，因而周涛的问题也是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的。

一般说来，人们总是乐于对那些石破天惊、玉石俱焚而富于挑战刺激的问题报以廉价的惊奇和兴奋，要提出如此的问题也只需要目空一切、信口开河，易如反掌如周涛式“匆匆于深夜”也就行了。但是，要对如此的问题作答争辩，你却得百倍的严肃、谨慎、小心；并且，问题的问题是：常常如此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而让你徒劳、尴尬、一场虚惊。这是“‘问题’的陷阱”。周涛的“十三问”就是这样的陷阱。由此，我对周涛的问题敬而远之，而只谈点与他的

问题有关的问题——

A. 作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当年就表现出“古人未有这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和“不名一格，不传一体”的开阔气魄和胸襟，当代中国新诗潮波澜壮阔的多元开放格局，正是对黄遵宪无意、间接回应的历史必然和现实成果。周涛对此视而不见，却在发问中潜在地继续坚持、认定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古典诗词与民歌相结合”这钦定的单一新诗发展方向。举着一捆大问号的周涛，到底在向谁发问，向谁寻答案？另外，作为诗人的周涛探索的方向何在？

B. 如果因为“不胫而走”我们就要认定是“诗”，并昏头昏脑地“从中学习一些什么”，那么，战争年代、建国初期、大跃进中那些不胫而走的快板、顺口溜宣传品，我们是否也该认定是“诗”呢？是否也“应该”从汪国真一阵风似的“不胫而走”中“学习一些什么”呢？！

C. 周涛的问题更关涉到新诗的成败得失，甚而严重得“会不会是一个延续了近百年的大误会”？

从新诗发端到1997年，新诗的成败得失人们心里明白得几近常识，这里存而不论。西川在回答意大利汉学家鲍夏兰女士、鲁索先生时认为，“中国诗人们大约干了三件事：第一件，是今天派诗人们为中国诗歌重新引进了良知和诗性语言；第二件，由新生代诗人们主观地为诗歌染上了通俗色彩；第三件，由无法归类的几个诗人为诗歌注入了精神因素，并确立了它（尤其是倡导、阐释、确立了本体性的“诗歌精神”——引者注）的独立性。”我认为还应加上诗歌语言和形式的不懈探索与创新，以及本质性诗歌意识和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意识的引进和觉悟。仅此，中国新诗的当代成果已经相当辉煌。由此，我不知道周涛的问题是出于盲视呢，还是如《星星》“编者按”所转述的“问得别有用心”？

D. 至于“现在发表一点诗是不是太容易了？敢于自称诗人或著名诗人的是不是太多了？……”等等之类与思考、评价诗歌本身

无关的问题，周涛大可不必为此而惊诧紧张。我认为倒是应当认真思考、指认一下诗歌以及与其相应的诗人；至于诗的发不发表或诗人的著不著名，反倒大可一笑置之。

如果一般的诗歌和诗人可以存而不论，那么在我看来，有三种类型的诗歌和与之相应的三种诗人：

①达到个人技巧与风格成熟的诗歌或诗人，我称之为优秀诗歌或优秀诗人。

②为诗歌史提供了某种新的诗歌语言、形式与新的诗歌文本的诗歌或诗人，我称之为文本诗歌或文本诗人；由于诗歌绕不过这样的诗歌或诗人，褒贬必论，我也同时将其称之为重要诗歌或重要诗人。

③不仅优秀或重要，而且还必须是人类精神普遍幻象与象征的诗歌或诗人，我称之为伟大的诗歌或伟大的诗人，或可简称为“大诗”或大诗人。

T.S.艾略特说：“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如果我的上述分类能够成立，周涛仁兄，我们更有意义的思考和讨论，可否从拙文的结束之外，另行开始呢？